

## 江津“升旗老人”丁文启：让五星红旗永远飘扬在插旗山

# 从一家人到一群人 共同守护这抹红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张莎

前不久，江津区四屏镇全体机关干部，在海拔1500多米的插旗山顶上上了一堂特殊的思政课，重温老党员丁文启“红旗再飘扬、航标变地标、传承爱国情”的故事。

插旗山位于江津四面山景区四屏镇青堰村，是方圆百里的制高点，因曾为空军航标插有红旗得名，后因航线撤销，山顶旗帜也随之消失半个多世纪。

2016年5月1日，时年88岁的当地老党员丁文启亲自带领家人，攀爬近3个小时，在山顶插上自制旗杆，升起鲜艳的五星红旗。

7年多来，丁文启一家四代人近30人接力升旗护旗，并带动周边900余名干部群众共同守护，更换旗杆和旗布30多次，升旗70多次。

如今，插旗山不但成为江津区党员教育基地，更感动了慕名而来的游客和无数网友，95岁的丁文启终于实现了“想让更多人看到五星红旗就想到的好”的心愿。



▲江津区党员在插旗山山顶重温入党誓词。  
▲2016年，88岁的丁文启走在去插旗山的路上。  
▼2022年，儿子孙子们背94岁的丁文启上插旗山。  
(均由江津区委宣传部供图)

### 历经艰辛坚定跟党走 “我生怕写错字，入党申请书打了好几遍草稿”

1928年，丁文启出生在青堰村一个农民家庭，那时民不聊生，村子山高路远，村民生活艰难。“一把米，我们两弟兄吃，吃三天”“第一次去帮工当木材搬运，我记得是7岁，天没亮就开走，一天走30多公里，背上勒起血印子，只能争个饭钱”“9岁时，爸爸和哥哥相继病逝，我也被迫辍学”……即使过去了快一个世纪，老人仍然记忆深刻。

1950年，伴随着江津解放的枪炮声，22岁的丁文启积极参加人民政权组织的各种学习和活动，被组织安排任青堰村农会主任。他在危险的清匪反霸等工作中表现突出，1952年进入原东胜乡政府工作。丁文启亲身经历了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共产党是我们老百姓的自家人”成为他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感受。

1954年，带着对党组织的崇敬和憧憬，丁文启作为入党积极分子被选送到区公所学习。虽然每次上党课都要走上十多公里的山路，他却从未迟到缺席。

“我生怕写错字，入党申请书打了好几遍草稿”……时至今日，丁文启的党员档案中，入党申请书的纸张已发黄，字迹也有些模糊，但仍然可以看到上面没有错字，没有涂改。当时的丁文启文化水平不高，花了十多天的时间才写完申请，不仅查字典，还多次跑到学校去请教。

1955年5月，丁文启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后来，他一直在基层中文、民政、调解等普通岗位工作，跟老百姓打交道。

1988年，丁文启退休后，用400元退休金购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每天晚上在自家院坝为周边乡亲播放节目，并经常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宣传时事政策，为群众义务写春联、记账，成为当地有名的“热心人”。

### 村里富了时常念党恩 “我想让村里的人看到山上升起国旗，记住党带给我们家乡的好”

2003年，75岁的丁文启随子女搬到了江津城区生活。

人虽离开，心却常在。过去的青堰村，因为海拔高、位置偏、无公路，是江津南部山区最穷的山村之一。丁文启很着急：“我们村背靠四面山，一山之隔的那边旅游发展红红火火，我们离这么近，还这么穷。”

“爸爸开始花大量时间写文章，写自己的工作经历、家乡的山山水水、青堰村的新老故事，写好就去投稿”，女儿丁光智告诉记者：“爸爸的文化程度不高，写的大多数故事都没被采用，但他一直坚持，想着能让更多人了解家乡的发展故事，给老家打响一下知名度。”

2013年，丁文启撰写的“青堰村有很多双胞胎”的故事被一家杂志社发掘，青堰村拥有数十对双胞胎的事引起了外界关注。经多家媒体报道后，“重庆第一双胞胎村”渐渐有了知名度。2015年，四面山风景区创建国家5A级景区成功，景区后山的青堰村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

“每次老家有人来，听到村上的新变化，哪家新开了农家乐，哪家又修了新楼房，爸爸都会兴奋好久”。女婿邓孝成记



得，2016年初，连接青堰村和四屏场镇的凤屏公路开工，这是青堰村第一条标准化公路，将和正在修建的四面山高速无缝衔接，彻底改变村子的交通状况。

修路的消息一传来，丁文启在城里再也待不住了。“爸爸强烈要求我们带他回去。”邓孝成说，回到青堰村那段时间，丁文启每天都要去公路工地附近走走。

插旗山正是凤屏公路的必经之地，也成了老人每次必去的地方。子女们都清晰地记得，父亲从插旗山下路过时，总爱抬头看看又低头继续往前走。

“我20来岁在村里那个时候，经常在劳动的地方头一抬就能看到山顶的红旗”。每次回忆起这一情景，老人的语调都会高上几分，“不光是我，乡亲们出门也都爱看看山上的红旗”。

“山上还是要有面国旗才行！”丁光智和邓孝成都还记得那个让他们记忆深刻的时刻：“就在公路正式通车前不久，爸爸转到插旗山下下面站了好久，一回到家就坚定地对我们说。”

老人的决定，子女们虽然并不反对，但也有些诧异和顾虑。插旗山山路陡峭，重新升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没有政府修路，这个地方富不起来。我想让村里的人看到山上升起国旗，记住党带给我们家乡的好。”老人再三给家人解释自己的想法，“而且公路通车，来村里的游客会越来越多。插旗山山顶上可以纵观四面山全景，再加上有一面国旗，更会成为著名地标。”老人热切的心愿打消了子女们的顾虑，点燃了大家的热情。

2016年5月1日，丁文启一家人，背上一节一节晾衣杆的杉木杆子和自制五星红旗，攀爬上海拔1500多米的插旗山。

当时的山路是一条村民上山找柴的路，不但陡峭崎岖，而且树蔓丛生，一不小心就会被划伤。在近3个小时的路程中，88岁的丁文启撑着树枝做的拐杖，一步一步自己行走，实在太累了就席地而坐歇息一会儿，路太陡峭时就在家人搀扶下攀爬，就这样一直坚持走到了山顶。

大家又冒着大风，一起搭旗台、升国旗、唱国歌，五星红旗终于又一次在山顶

### 这面国旗成了村里的地标 “子孙孙都要永远感恩中国共产党的好”

2016年5月第一次升旗后，插旗山上的国旗，成了丁文启一家人共同的牵挂。

为方便升旗、护旗，丁文启的大儿子丁光全和村民严友才进山忙活一个月，开辟了一条好走些的上山路。

逢年过节和重要的日子，丁文启这一家子就会到插旗山上升国旗，这里的旗杆从最初的木头、竹子，更换为耐用的不锈钢，他们还焊接了不锈钢基座，安装上国旗升降器。

后来，因担心丁文启身体吃不消，子女们不让他再上山。但丁文启的心一直牵挂着插旗山上的国旗，经常叮嘱子女要守护好国旗。

“国旗不能倒哦，每天都要去看一看哟……”这样的电话，住在江津城区的丁文启隔三岔五就要给丁光全打一个。

丁光全一直居住在青堰村的老屋，这也让他成为了国旗“守护者”。丁光全每天早上跨出家门第一件事，就是顺着房顶，望向远处的插旗山，看看国旗是不是在空中飘扬。

“爷爷曾多次告诫孙辈：‘国旗要永远飘扬在插旗山山顶，子孙孙都要永远感恩中国共产党的好！’我们一家四代30多口人，好几个都是党员，回家乡升旗护旗就为了像爷爷一样对得起自己心里那份热爱”。39岁的长子丁荣华是丁家参与升旗、护旗的第三代，也见证了这个家族从贫困向小康。

丁荣华说，随着2018年四面山高速公路通车，青堰村的大门被彻底打开了，家家户户通水泥路，大部分人家修了楼房。丁家居住了近半个世纪的土木结构老屋，也在2020年翻修为一栋楼房。

作为江津区凤场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丁荣华曾把爷爷带领家人升旗的故事做成PPT，给学校师生们讲述；还在数个重大节点组织学校党员、教师到插旗山上

去升旗。2022年中秋节，丁文启的外孙邓旭结婚了。新婚第二天，这对年轻人就把双方亲戚都吆喝上，登上插旗山升国旗、唱国歌。

去年，31岁的邓旭已递交入党申请书。他说出了家人们的心声：“我们会一代一代守护好插旗山上的五星红旗。”

坚守的不仅是丁文启一家人。7年多时间里，四屏镇、青堰村的干部群众，渐渐开始自发跟着丁文启一家一起到插旗山升旗。如今青堰村周边已有900多名干部群众加入升旗护旗的队伍，累计升国旗70多次，更换旗布、旗杆30余次。

青堰村村民卢方国告诉记者，现在插旗山上的这面国旗，成了他们村的一个地标和象征。所有人一出门都能看到山上飘扬的五星红旗，也激发了全村人的爱国之情。

2019年，丁文启一家人升旗护旗的故事被媒体报道后逐渐传开，巍巍青山群峰之顶，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视频，打动了许多人。他们慕名来到这里，听“红旗消失、国旗升起”的故事，插旗山逐渐有了知名度，成了户外徒步游的热门地。

为了让游客安全登山，丁文启带头捐款，四屏镇积极推动，群众自发投工投劳，修通了双胞胎景区到插旗山再到“天空之眼”长约5000米的山路路基。

如今，江津区已将这里作为党员教育基地，开展“行走的思政课”，组织党员干部举行升旗仪式、开展志愿活动、接受精神洗礼。区里、镇里还对插旗山教育和游览功能进行了新的规划，将修缮升旗平台，完善登山步道，培养一批讲解员，讲述丁文启老人升旗护旗的故事。

2022年9月12日一大早，在儿孙们的陪同下，已94岁的丁文启再一次踏上了插旗山的路。此时的他已不能独立走完山路，长子丁光全、次子丁光照、女婿邓孝成、长孙丁荣华、外孙邓旭轮流背着老人前行。当终于登上山顶，再一次亲眼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老人眼中含泪，向国旗庄严敬礼！

此时，山下的青堰村已是公路四通八达，一派欣欣向荣的美丽乡村景象。

### 【组织部长笔谈】

## “院坝汇”汇聚乡村治理“新动能”

开州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杨业

“我觉得我们村的自来水管还是自己出钱、自己管护比较好，不然下次又坏了找哪个修？”日前，我去三汇口乡分水村走访，看到千群一起围坐在院坝里有说有笑、畅所欲言，顿感整个院坝会有了“泥土味”和“人情味”，一幅和美乡村画卷映入眼帘。以前这里开会，村民一般只涉及自身利益的问题，对涉及村级面上的问题大多是一种不关心、不关注状态。如今，三汇口乡通过采取“院坝+”模式，让议事协商到院坝、代办服务入院坝、宣讲宣讲入院坝、双向评价入院坝，大家普遍感到有渠道办事了、有地方说事了、有干部理事了、有权力评事了，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认同感自然就上来了。

民有所呼、我有所为。2023年以来，三汇口乡针对干部沉不下去、群众动不起来等问题，大力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传统，一场以“院坝汇”为标识的基层治理模式正式开启。

在探索过程中，乡党委充分征求村级党组织和党员群众代表意见，按照“居住相对集中、诉求基本相同、困难基本一致”原则，划分院坝点42个；实行“一长三员”院坝队伍设置模式，每个院坝明确院长1名，宣传员、代办员、信息员各1名，院长由村民民主推选具有较强威信和号召力的党员小组长或普通党员担任，宣传员、代办员、信息员由乡统筹选派机关干部、驻村工作队队员、村支“两委”成员担任。

“院坝汇”议事协商以公益设施维护、人居环境整治、矛盾纠纷调处、移风易俗等4类事情为重点，鼓励千群在院坝里话心声；定期收集汇总低保申请、社保办理、房屋产权审批等15项院坝代办具体事项，由“三员”现场代办、全程代办、协助代办；围绕提升群众政策知晓度，每季度确定2—3个主题，集中开展宣讲。

“院坝汇”还注重评价和考核结果运用。开展双向评价，由院长牵头、在家群众参与，对“院坝汇”工作开展自治评价，对干部服务情况开展满意度评价；出台考核、表彰、项目、积分等激励保障措施，推动干部在一线干事中成长成才，成效在院坝工作中展示展现。截至目前，全乡议定群众自治事项95个，议后执行率100%，帮助群众代办事项891件，群众满意率达97%以上。

“院坝汇”取得的显著成效，正是开州在面向加强和创新基层治理这道必答题时的坚决态度和积极探索，是打造“党旗开展·帅里建功”党建品牌的生动缩影。

从中我悟出不少道理：只有基层党组织坚强有力，党员发挥应有作用，党的根基才能牢固，党才能有战斗力。必须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建强基层战斗堡垒，提升服务群众能力，推动党的组织优势更好转化为推进基层治理的强大效能。这也启发我们：基层有着广阔的天地和无限的活力，是创新的源头活水，要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让群众成为基层治理的参与者、支持者和受益者，真正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 【红岩珍档】

## 李承林和几滴鱼肝油的故事

面对恶劣的狱中生活，在肺病加剧濒临死亡之时，他却把家里通过各种关系送到狱中的几瓶鱼肝油的大部分都分给了其他有病的战友。这个人就是李承林。

李承林和曾琼英是一对共产党员夫妇。李承林是和成银行万县分行的副经理兼营业部主任，曾琼英是银行会计，他们筹集经费为党提供经济资助。李承林还是江姐的联络员，他们的家就是地下党的联络点。

1948年6月，因叛徒出卖，夫妇俩同时被捕。曾琼英因身怀有孕，暂时得到保释，李承林却被押到重庆，关进渣滓洞监狱。曾琼英随即赶到重庆，四处托人营救李承林。和成银行总经理、川渝金融界巨子吴晋航先生也亲自出面作保，徐远举却以案情严重为由概不买账，设法买了几瓶鱼肝油送进监狱。

李承林早年患有肺病，体质一向不太好，恶劣的监狱环境严重摧残了他的身体。入狱不久，李承林的肺病又复发了。曾琼英听闻非常担心，设法买了几瓶鱼肝油送进监狱。在当时，鱼肝油是很名贵的药品，对肺病患者有滋养功用。收到妻子经过千辛万苦送来的救命药，李承林虽然十分感动，但他最后并没有服用完这些鱼肝油。

原来，与李承林同一个牢房的，还关押着其他6名战友。由于长期的监禁生活，这些战友的身体都很虚弱。于是，李承林提出，要把这些鱼肝油与大家分享服用。

战友本来就为李承林糟糕的身体状况着急，见送来了鱼肝油，都为他高兴，怎么会答应与他分享服用呢？他们认为，李承林目前的身体状况最需要这些药，而且药并不多，只有几瓶，即使都留着自己吃也不见得能治好他的病，哪里还能有“余药”拿出来分享呢？李承林却坚持说，自己的身体“还可以”，大家的身体都好不到哪里去，都需要营养，多少不论，有总比没有好。

经过反复商议，大家最后决定，由包括李承林本人在内的三个确诊有病的同志分享服用，并且每天由李承林来平均分配用量。

几天后，战友无意中竟然发现了一个秘密——李承林在“作弊”。原来，李承林用滴管分给另外两位患病同志的服用量是每人每天六滴，而他自己却只有四滴。尽管那两位同志提出“抗议”，李承林却依然是我行我素，实行“不平均分配”。

这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生动地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无私和对战友的关爱。

1949年11月27日，李承林殉难于重庆歌乐山松林坡。